



立夏节的暴动

LIXIAJIE DE BAODONG



內 容 提 要

1927年的时候，我們的先烈們在党的领导下，拿起武器在大別山地区鬧革命，給大別山留下无数光荣的故事。从本书五个小故事中，可以看出在过去，我們的前輩是怎样和敌人英勇、机智地斗争着。

立 夏 节 的 暴 动

南 征 写 楊德煒繪图

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14 号

上海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书号：文 1148 (中)

开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张 5/8 字数 10000

1958年12月第1版 195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—35000

統一书号：R10024·2178

定价：(4) 0.06 元

目 录

立夏节的暴动	2
一支馬枪	7
机关枪打飞机	11
棺材大炮	13
智取炮楼	17

立夏节的暴动

中国工农红军有个卅二师，这个师的第一个师长，名叫周維炯。

周維炯本来是个穷学生，在城里上过中学，参加了党。一九二八年冬天，党分配一个任务给他，要他混进丁家埠大地主楊进阶的民团。民团是地主的武装，可是民团中大部分是被压迫的农民兄弟，因为没有饭吃才去干的。因此，在民团里发展党组织，是非常有必要的。

周維炯是个很能干的人，又有文化，所以一进民团就当上了四班长。他平时不赌钱，不喝酒。对待班里的弟兄也不象别的班长那样，一句话不对头，开口就骂，动手就打，所以除了那些兵油子和流氓出身的坏蛋外，许多弟兄都和他很要好，愿意把自己的心里话说给他听。

不到半年功夫，周維炯在民团里发展了八个党员。

三月廿五日那天，周維炯請假到家里去了一次。其實他是溜到白沙河那邊去和上級黨組織取得聯繫的。

當天晚上，他把黨員們召集到山上的柴林里開秘密會議。周維炯說：“白沙河一帶，形勢很緊張，地主們搜查共產黨搜得很緊，估計丁家埠也很可能要被搜查。”

接着周維炯鼓勵大家說：“後天就是立夏節，民團里照例一定要大吃大喝，咱們趁這機會，把楊進階，還有姓吳和姓張的那兩個狗隊長，全斬了。”

同志們听了又驚又喜，商量了一陣，決定在立夏節那天暴動，暴動以後拖了民團的槍，到斑竹園去成立一支紅軍隊伍。

第二天，剛好輪到周維炯值星。一起床，他就跑到兩個隊長那里，說：“隊長，明天就是立夏節，我看該叫弟兄們把屋子收拾收拾，整整齐齊地過個節。”

他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大受兩個隊長的贊揚。其實他們哪里知道，這是周維炯用的計呢！因為弟兄們的槍，平時都放在自己床頭，暴動的時候拿起來不方便，所以周維炯想趁收拾屋子的时候，專門空出一塊地方來集中放武器。這樣，屋子看起來整齊了，暴動時拿起武器來，當然更方便啦。

立夏節的早晨。當地的幾家老財叫人挑來了鴨啊

肉的，還有一大桶酒。

吃晚飯的時候到了，周維炯吹哨子集合。集合起來吃飯，大家的動作總是很敏捷的，可是田繼美（我們的人）卻故意躲在廁所里不出來，等他磨磨蹭蹭地走來，集合的隊伍已經解散了。

“你上哪兒去啦？”周維炯一見田繼美走來，故意大聲責問：“吹集合哨子，你沒聽見？”

田繼美一面還在慢吞吞地系褲子，一面嘴里咕魯着：“我上廁所啦，哪聽得見呢。”

於是周維炯勃然大怒，罵道：“你，你還敢還嘴？今天晚上，罰你站三支香！”

一時，四周圍了不少人，田繼美更是裝腔作勢地嘟囔着表示不服氣，但是值星班長裝成氣勢汹汹的樣子，終於把他壓服了。田繼美委委屈屈地去站三支香，看的人都很快活，因為有了代替的人，有的人就今晚這個大節日里去站崗了。

三支香站下來，得到夜半時光，那也就是說，到暴動的時候崗哨也完全控制在我們手里！

天很快就黑了，燈點着了，菜也陸續擺上來。

姓吳的隊長擺擺手，想趁這機會籠絡大家。

“弟兄們，別客氣，別受拘束，來來來，隨便坐……”

周維炯是班長，和兩個隊長坐在一桌，其他的幾個同志，也都按照事先計劃好的，每桌坐兩個人。

坐定以後，周維炯搶過一把酒壺，向大家高聲喊道：“弟兄們，謝謝吳隊長對我們的關懷，祝他老人家步步高升，我們都來敬他一杯，好不好？”

話音一落，只听得亂嚷嚷地：“周班長說的有理，周班長說的有理！”中間還夾着噼噼啪啪的掌聲。

姓吳的隊長得意地笑了笑，喝干了周維炯敬的酒。這樣，就喝開啦，別的桌子上一窩蜂地涌來一些拍馬屁的人，圍着他七嘴八舌地說：

“別人敬您您都喝，我敬您您就不喝，這分明是瞧不起我！”

“吳隊長，您說什麼也得賞這個臉！”

弄的他一點辦法也沒有，只得硬着脖子，一連喝了十多杯，噲得他眼淚直流。十多杯酒下肚後，他的眼珠子也直了，腿肚子也搖晃了，於是大家七手八腳的把他扶到屋子裡睡大覺去了。周維炯和同志們心裡暗暗高興。

把隊長灌醉了，可是還有個姓張的隊副，這家伙比姓吳的狡滑，他不肯喝周維炯敬的酒，却說：“有種，咱們來猜他兩拳！誰輸誰就喝。”

沒有辦法，就和他猜了。幸亏周維炯他們事前有准

备，我們自己喝的酒壶里，灌的不是酒而是白开水。因此，即使輸了也沒关系。

猜拳在这桌开了头，別的桌子上也都猜了起来。既然是猜拳，一定有赢赢輸輸的，因此，酒就整杯整杯地往大家肚子里倒。

等菜吃的差不多的时候，酒桶也見底了，除了喝白开水的同志們，大家都醉的不知东西南北了。有的當場翻腸倒肚地吐了一地，有的发起酒瘋乱打人，还有的哼啊哈地乱唱……

鬧的滿屋子烏烟瘴气。

周維炯一看时机已到，馬上下了个命令，一下子就把民团的枪全繳了过来，把两个醉得象死猪般的队长，从他們房間里結結实实地捆了出来。



暴动就这样

胜利了。

暴动后，这民团里有許多穷人出身的弟兄，都愿意跟周維炯走。第三天，他們在班竹园和別的地方暴动成功的同志，合在一起成立了一个部队，人数虽然不到两百人，番号却是正規的“紅軍第十一軍第卅二师”。

一支馬枪

紅軍都是白手起家的，因此对于武器彈药，常常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。这里，只說一个小紅軍为了保存一支枪，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小故事——

一九三一年春天，紅軍第卅团来到皖北霍山附近。这一帶当时还没有建立起苏維埃政权，但也沒有駐守白匪。

有一天早晨，团司令部門口来了一个老头，年紀已經很大了，他走到站崗的哨兵跟前問：“你們是紅軍吧？”

哨兵不了解他問这做什么，就把他帶到团长那里。团长看这老头穿着一件褪了色的藍布大袄，腰上扎着一根变得墨黑墨黑的白紗帶子。头頂的前半部已經禿了，后脑拖着一根又細又短的辮子，額上堆滿了許多皺紋。团长觉得这是一个很老实的庄稼人，不是个坏人，

就很客气地請他坐下，問他有什么事要找紅軍。

老头說：“我叫鄒土耕，剛才在亲戚家听說紅軍来了，我怕不是真的，特地赶来問問。”說完就匆匆忙忙地走了。

团长不許大家为难他，只叫个傳令兵悄悄地跟在后面，看个究竟。

出了庄子，老头焦急地奔跑起来。傳令兵也只好跟着他跑。不一会，前面出現个小松林，老头钻进松林，傳令兵只好也跟了进去。

松林里面有块荒地，上面堆滿了沒人管的坟堆，有些棺材已赤裸裸地露在外面。

傳令兵躲在一棵大树后面，看見老头走到一个破棺材旁边，爬了下去，把手伸进棺材的裂縫中，摸出一个用破布包得很結实的长长的东西，也不知是个什么玩意儿。

老头拿了这东西，就急匆匆地跑回司令部，把这东西放在团长脚下，抬起头来又問道：“不知道你是个什么官？”

傳令兵这时搶上来說：“这是我們团长。”

“老大爷，你到底有什么事？”团长說着又指指地上的东西問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老头一听說是个团长，好象放了心，蹲下身子很小

心地解开破布，原来里面是一支小馬枪。

老头捧起枪，郑重地交到团长手里，說道：

“团长，这枪是你們的！”

接着他就說出这支小馬枪的来历：“去年腊月，我忘了是哪一天了。我早起拾粪，剛走到那个小松林口，对面那个小山崗上噼噼啪啪地放起枪来了。我急急忙忙在树背后躲起来。正在这时候，那个小山崗上跑下来一个小伙子。

“跑近了，我才看清他还不到十五、六岁年紀，差不多还是个娃娃呢。他手里拿着一支枪——呶，就是这支枪！”

“他穿的衣裳和你們穿的一模一样。

“他的左膀子上淌着血，哎啊，血都把半片上衣染紅了。这时，后面那个土堆上又响起枪声。我真替这小伙子担心！

“我的粪箕沒有藏好，給小伙子看到了。他就低声喊：‘老乡，老乡，請你出来一下。’我以为他已看到我了，心里虽然害怕，也只得硬着头皮走出来。

“小伙子看見我年紀大，就很恭敬地說：‘老大爷，我是紅軍，白匪在追我，子彈打光了，我……这支枪，請你一定要保管好，等紅軍来了，就交給他們。’小伙子气喘喘地說完，不管我答应不答应，就把这枪交給我了。

“这个小红
軍轉身又跑了，
原来前后两面山
头上的白狗子，
都往这里追来
了。我急忙抓起
枪，把它藏在树
背后的草丛里，
这回把粪箕也拿
了进来，躲在另
一棵树背后。



“这小红軍
跑到庄子口，被
庄子里冲出来的
几个白狗子抓住
了。唉哟，这回我明白了，他是故意往那面跑的，这样
离我就远了，离这支枪也远了啊！他为了这支枪不被
白狗子拿去，才不往松林里躲的哟！”

老头停了一会，接着誠懇而又严肃地说：“我一直
在等你们来，好把这支枪交给你们，这是小伙子再三
叮嘱的！”

机关枪打飞机

一九三二年春天，白匪来打我們紅軍，結果却被紅軍牢牢地圍困在六安县的苏家埠。白匪不肯繳枪投降，我們就不許他們出来。

一天又一天地下去，包圍圈里的粮食都被白匪軍吃光了，只指靠他們的飞机来空投。正因为有飞机来空投东西，这些白匪軍就死懶着不肯投降，甚至还吹嘘說：“圍吧，讓你們再圍上八年，也坏不了我們一根毛！”

同志們气得要命，知道这些龟孙們因为有几架破飞机，才敢这样瘋狂，要叫他們投降非得先把那該死的飞机揍下来不可。

那时候，紅軍还没有高射炮，就連高射机关枪也沒有，怎么办呢？商量結果，决定用机枪架在高土堆上打！

第二天，飞机又嗡嗡地飞来了。那开飞机的以前飞来的时候，沒有碰到过釘子，所以一直飞得老低老低的。这回，也照旧。

飞机繞了个圈子，想飞进包圍圈里去。掌握机枪的战士沉不住气了，啪啪啪……就是一梭子。开飞机的大吃一惊，急忙把飞机向上一仰，窜进了云堆，逃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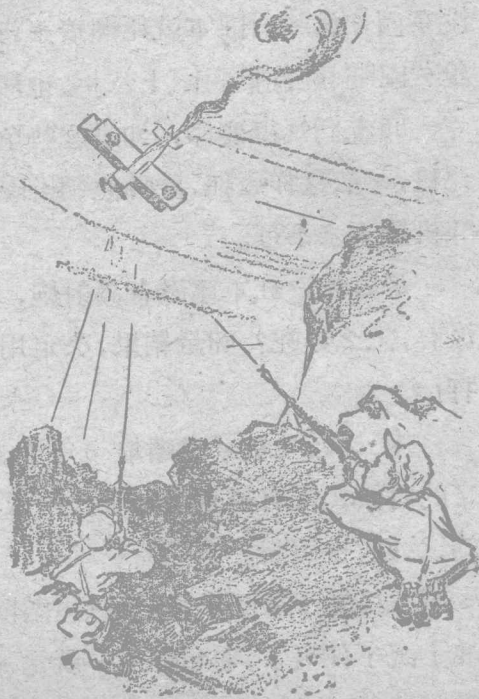
飞机虽然吓逃了，可是一根毛也没有碰坏，同志们心里都不高兴。有的埋怨射手太慌张，没有瞄好就按机扣；有的说，不应该在飞机飞过头顶的时候打，应该在它正面飞来的时候打……意见纷纷。

以后又接连打了几次，都没有打中。

领导上专门为了这件事，开了个会，让大家展开讨论，看看用什么办法来打。果然，人多出诸葛亮，最后想出一个围攻的办法：就是四面八方多安排几挺机枪，飞机一进包围圈，所有机枪一齐开火。

四月一日这天，天空里没有一块云，一架白匪飞机，又飞来空投东西了。

飞机绕了第一个圈子，谁也没有理它。飞机又开始绕第二个



圈子了，只見机翼上的国民党徽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清楚了。等它剛进入包围圈，机枪連长一声令下：“打！”四面八方的机枪一齐吼叫起来，一条条火舌划过天空，向这該死的飞机直冲过去。

突然間，只見那飞机的翅膀一哆嗦，机身晃盪了一下，屁股上冒起一股黑烟。

“打中啦！打中啦！”

在欢呼声中，机枪又是一陣射击，飞机又挨上了几顆子彈，沒飞多远，就鳴~~~~地一声，一头栽进淠河里了（注）。

从此，敌人的飞机再来的时候，就不敢低飞，常常还在云堆里就把粮食投下来。包围圈面积不大，很多粮食投不中，反而給我們送了礼。

沒有东西吃；包围圈里的敌人就剥树皮、挖野菜吃，不久树皮野菜也吃光了，没办法，只好乖乖地向紅軍繳枪投降了！

棺材大炮

在河南省靠近湖北和安徽的地方，有个城，名叫新集。

〔注〕 淠河在大別山东麓，六安城西。有名的佛子岭水庫，就在它的上游。

那地方是个地主窩。城里虽然没有国民党的主力部队，但是各式各样的地主武装，加起来說少也有三千左右。这些坏蛋，三天两头地集結了几百个匪軍到城外几十里之内的地方奸淫搶劫。

当地老百姓再三請求紅軍，一定要把这座城攻下来，把这些坏蛋消灭掉！

一九三一年初，紅軍开来了两个团，把新集城团团圍住。第一天上午，紅軍把剛从敌人手里繳获的四門迫击炮，架在城墙对面的山坡上。那时候，紅軍开炮的技术不高，虽然放了不少顆炮弹，可是沒有打中城墙要害。

第二天晚上，紅軍架起梯子爬城，想用硬攻的办法，从城墙上翻进去。打了一整夜，还是不成。

同志們心里又气又急，大家想，这怎么办呢？攻不开城，对不起老百姓，同时也咽不下这口气呀。

后来，領導上发动了大家想办法，終于想出了一个妙法：用炸药炸！

那时候，紅軍还没有用过炸药包，也不知道該怎么个用法。

要炸开两丈来高、一丈来寬的城墙，不用几百斤炸药是炸不开的。那末，用个什么东西才能装这么多炸药呢？

同志們想啊想的，忽然想起如果有了象地主老財家那样的空棺材就好了。那玩意儿又严实又牢靠，別說裝几百斤炸药，就是一千斤、两千斤也装得下！

于是，同志們分头去找空棺材。木板薄的不要，木质不好的也不要。后来，在廿多里路的一个大集镇上，找来了两口又大又結实的紅漆棺材，哼唷哼唷地抬了回来。

放棺材炮，事前不能让敌人知道，因此要挖地道，再从地道里，把棺材炮偷偷地送到城墙下面。

地道的出口在离北城脚五十多公尺的一个山沟旁，出口前面有一个小坡挡着，城墙上的敌人，就是带了望远镜也看不到的。

挖地道的同志日夜輪班干，大家的勁头很足。

这边的同志忙着挖地道，那边的同志就忙着装炸药。每口棺材里装了五百多斤炸药，又放进去几顆迫击炮弹，还是没有装满。同志們又到老乡家去，收集廢鉄。什么旧秤錘啦、破鉄鋤啦、烂鉄鍋啦……只要是鉄的都要，乱七八糟地装满了两口棺材。盖上盖子，用七寸大洋釘死死地釘住，外面再加五道鉄箍。棺材一头钻通一个小孔，插进去一大把綫香。

棺材装好，地道也挖通了。

同志們把棺材抬进地道，一直送到城墙下面。